



教学求索记

薛荣久◎著

对外贸易大学出版社

教学求索记

薛荣久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学求索记/薛荣久著.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4

ISBN 7-81078-333-5

I. 教… II. 薛… III. 高等学校—教学研究—文集 IV. G64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7520 号

© 2004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教学求索记

薛荣久 著

责任编辑:刘传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2 号 邮政编码:100029

网址: <http://www.uibep.com>

北京市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115mm×185mm 7.5 印张 116 千字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78-333-5/I·003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15.00 元

自序

我于1955年从北京汇文中学考入经贸大学前身——北京对外贸易学院,1960年本科毕业,接读研究生。1964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我为自己确立的教学与研究的座右铭是“研国内外经贸风云,撰有特色育才文章”。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成为国策,对外经贸教育得到巨大发展,我的教学与研究进入繁忙时期。在校内,我一直从事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在校外从事函授教育,世界贸易组织的宣讲,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面对教育的高速发展,深感教师职业光荣;对毕业生的各种表现,又深感教师责任之重大。为给国家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不误人子弟,我努力探索和实践高效的教学方法,做到因材施教,关怀学科建设与发展,撰写文章发表看法,还应邀为本科新生和年轻教师作报告,谈体会。

与此同时,我把校内教学与社会教学和宣讲有

机地结合起来,利用到祖国各地做学术报告的机会,了解社会民情,参观游览,感受改革的激情和艰辛。祖国的大好河山,深厚的历史风情和底蕴,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使我倍受鼓舞,深感历史责任的重大,使我的精神境界净化,增加了教学改革的动力。为了鞭策自己,发现差距,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回校之后,我牺牲休息,挤出时间,以游记形式写出上述见闻与感受。2001年前的游记取名为《教学游练记》,于2001年5月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庆祝建校50周年的献礼。

2001年后又接连写了与教学相关的20多篇游记,加上我的教学实践总结和体会方面的文章,一并结集出版。这些游记多数在对外经贸大学校《旬报》发表,一部分在商务部《国际商报》发表。有关教学方面的文章在对外经贸大学学报和《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发表,个别文章是教学课题研究的成果。本书所录文章与游记,有些是即兴写就,有些是后来回忆写成,如“助我教学上路的恩师”是为建校50周年而作的怀念文章。“马年记枣红马”是2002年为阴历马年,忆念1958年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作为大学三年级学生的我,来到西北边陲——新疆,组织少数民族捕捉麝

鼠,在马背上长期工作,与马结下的难忘情怀。“胡锦涛书记来看望我”,是回忆1988年我校部分教师在贵州为省高级干部“外向型经济研讨班”讲课时,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来看望讲课老师的趣事。在辑录中,写作时间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按事件发生的时间排序。

2001年10月30日对外经贸大学《旬报》发表朱成器教授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喜读薛荣久教授《教学游炼记》”的书评。书评中的褒奖之词,我受之有愧,但给我以鼓舞和鞭策。他指出我的《教学游炼记》“无意于缀文以鸣,只是有感于祖国山河之胜而寄情翰墨”,确是点中了我写该书的初衷。《教学求索记》的所感超出了这个范围。其中,涉及我教学生活的记事,缅怀助我踏上教学之路的恩师,回忆胡锦涛总书记早年对教师的关怀,我对教学方法追求、实践与心得,在教书育人和教学成长中的体会,对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思考与建议,进行世贸组织研究与宣讲中的一得之见,社会教学之余参观游览的切身感受。目的在于与读者交流,为那些热爱教育,探索教育方法的同行借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记述了我的教学观,在教学法方面的探索道路,在教学上付出心血的凝聚。我深深体会到,教书育人和教学

相长的内涵可谓博大精深。我的教学年龄已近 40 年,可谓不短,但我在这方面的实践与体会只是个初步。战国时代楚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在有生之年,仍将努力继续探索下去,基于此意,本书取名为《教学求索记》。

薛荣久 2003 年 11 月 2 日

于对外经贸大学耕斋

目 录

- [1] 助我教学上路的恩师
- [14] 马年忆枣红马
- [19] 青岩古镇典型民居张家就餐记
- [23] 胡锦涛书记来看望我
- [27]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南,提高国际经贸科研水平
- [33] 研究生“国际贸易学”思辨式教学法
- [60] 进藏讲学散记
- [73] 空前的难题
- [77] 如何理解总书记的讲话
- [79] 到怪坡体验怪趣
- [84] 王陵、岩画引人遐想
- [91] 令人难忘的青海湖
- [102] 喜看黄河壶口瀑布全貌
- [105] 望儿山亲母情
- [109] 岚山诗碑寄深情
- [115] 啼笑皆非的“婚礼”
- [118] 重游亚龙湾
- [121] 京郊大地铸辉煌
- [124] 不是狼来了!

- [127] 登封行
- [138] 司马迁祠墓昭示后人
- [142] 重访南街村
- [146] 以十六大为指针,推进国际贸易理论创新
- [153] 初访周庄
- [159] 九华山拾异
- [165] 对我校学科建设等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 [175] 讲授“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课的收获与体会
- [186] 参加首届校本科优秀毕业论文评选的感受
- [194] 黄龙之美
- [198] 三星堆博物馆的奇特
- [202] 夜游太昊陵
- [205] 校史,为人和为事
- [215] 教书育人 教学相长
- [224] 接受名师奖讲话
- [228]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喜读薛荣久教授《教学游炼记》

助我教学上路的恩师*

(2001年3月)

我于1955年考入北京外贸学院(对外经贸大学前身)外贸系,1960年本科毕业,又接读研究生,1964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在我从学生成为教师的道路上,对我有助的教师可谓众多,因篇幅所限,只对四位谢世的恩师著文怀念。

教我为师之道的老师

——陈寿琦教授

陈寿琦教授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山西大学校长,20世纪50年代来到外贸学院,主讲国际贸易课程,担任外贸系国际贸易教研室主任,同时任民盟北京

* 2001年3月26日,校宣传部张然副部长来电话,约我为学校50周年大庆写稿。对我而言,可写的题材很多。我1955年考入北京外贸学院(经贸大学前身),1960年本科毕业,又留校接读研究生,1964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如有时间,我真想写一本回忆录。学校的巨大变化、发展令我兴奋不已,2000年10月3日,有感于校园的突变,我写了“校园新貌赞”,交给学校旬报发表。经与张部长商定,先写几位谢世的恩师,表达我对他们的敬仰与怀念。在写作中,我重温他们对我的教诲,感情不时起伏。但终因时间久远,有些具体时间可能有误,望在天恩师宽宥,望知情读者告知并谅解。原题目为“对几位谢世恩师的怀念”。

市委宣传部部长。

1956年，陈教授给我们讲授国际贸易课。他讲课使用卡片，讲得很生动，使我们耳目一新。他鼓励我们多思考，经常说，学问学问，就是要学会问问题。有一次，我跑到他的教研室，大着胆子向他请教问题。他接待了我，和蔼可亲，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并鼓励我随时找他解答问题。他让我感到可亲可敬，有时在路上遇见，不管他忙不忙，也不知趣地请教他，他都给我以满意的回答。

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被戴上“右派”帽子。戴“右派”帽子的理由之一是他“反苏”，“反苏”来源于他“不尊重苏联专家”。为何不尊重苏联专家？原来外贸学院成立后，为了向老大哥学习，请来苏联专家来院帮助设立学科，同时讲授国际贸易课。来的这位专家是苏联外贸学院院长包达包夫副教授，此人在苏联卫国战争时任苏军少校。有一次，他给学院老师讲国际分工问题时，陈教授不同意他的看法，展开了辩论，不料，这位院长生了气，拍桌而去。戴上“右派”帽子的陈教授受到严厉处分，二级教授降为五级，并被发配到青海去劳动改造。从那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

改革开放以后，陈教授得到“平反”，从青海到天津财经学院重新任教。我得知后，去信为他高兴，望他多保重。80年代初期的一个深秋的晚上，他来到

我家，我们畅谈，吃了饭。他的衣服扣子掉了，我爱人赶紧给他缝好。他告诉我，外贸部要他主编《国际贸易》，助手由他选，他要我当他的助手，我爽快地答应了。后来我们共同商讨教材编写提纲，一起呆了一段时间。当我得知他被划成“右派”的原委时，愤愤不平。但他豁达、泰然。但当我希望他回到外贸学院时，他婉言拒绝。从他的神情我看出他内心的隐痛，意在回避与他一起共事而又划他为“右派”的当事人见面。

80年代初，我去美国进修，他在美国的亲戚托我为他的夫人——朱老师带治癌的药。我从美国回到北京，第二天，就赶往天津把药送到他家。

80年代末期，在主持天津外经贸工作的李岚清副市长倡议下，陈教授开始主编《国际经济贸易百科全书》，他呕心沥血，不畏劳苦，把250万字的全书完成，为国内经贸界提供了一部权威性的工具书。书出版不久，他被检查出直肠癌，令我震惊，赶忙去信安慰他。1994年我在天津作完关贸总协定学术报告后，特向接待单位提出要车去看望陈老师。手术后的陈老师比我想像的要好，正在进行化疗。他很乐观，言谈中带着感激的心情告诉我，天津市每年为他进口10多万元的药。他希望早日康复，与我合作写一本有关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书。因晚间要赶回北京，只得与他和朱老师惜别，告别前，我和爱人与

他们两老合影。1996年我从外地讲学回来，家里告我，我在外地时，陈家电告陈老师去世的噩耗，我很沉痛。这张照片竟成为我们永别的留念。

从陈老师身上，我学到的为人之道：宽容；不求苟安；处逆境而不馁；独立思考而又不抱偏见；对学生诲人不倦。

引我进入西方贸易理论 殿堂的导师——袁贤能教授

1960年，我从外贸学院本科毕业，留校继续攻读研究生，专业方向为“资产阶级国际贸易理论批判”，师从袁贤能教授。

袁老师是我国第二批留美学生，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建国初期，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后离开南开大学，到南京和上海任教，20世纪50年代随院校合并，来到外贸学院。他一直从事西方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研究，在建国前颇有名气，曾有“南马（马寅初）北袁”之说。他的古典英文相当好，曾以袁南宇笔名为商务印书馆翻译重商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他为人谦和，不讲外表。夏天，他头戴破草帽，光脚穿双布鞋来校辅导，可谓外朴内秀，大智若愚。每个星期三上午来到我们宿舍辅导，内容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到凯恩斯的经济贸易理

论。辅导了一个学期,然后抱歉地告诉我们,他只能辅导到凯恩斯。凯恩斯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靠我们自己钻研了。在辅导中,他不断告诫我们,作学问,要踏实,不能马虎。他说在美国留学时,在撰写毕业论文时,不小心,打错了几个字,竟未能通过答辩,只得进行第二次答辩。为帮助我提高英文翻译能力,他放弃休息,星期天要我到他家辅导英文。此外,他介绍我去拜访一些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著名教授,如研究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樊弘。为帮助我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凯恩斯主义国际贸易理论批判”,特地介绍我去拜访他过去的学生,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严仁赓教授。通过严校长的关系,我从北大图书馆借阅到内部图书,英文版的《凯恩斯传》。有了他的指导,我更加珍惜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以弥补本科因政治运动不断而丢失的学习机会。我如饥似渴地读书,查阅资料,写卡片,借读各种外文杂志,越读书越发觉自己的差距和不足,越珍惜时间。1961年我结婚后,也只在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晚按时回到学校读书。有袁老师的指导,再加上我自己的刻苦努力,我第一个修满研究生课程,写出毕业论文,并圆满地通过答辩,成为外贸学院自己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事后,袁老师非常高兴,说这是建国以来他为国家培养的的第一个研究生,是他培带的第九代研究生,望我不骄不

躁，学术和事业有成。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与袁老师同在国际贸易教研室，我们从师生关系变成了同事关系。因他的资深经历，不像我们其他老师每天来校坐班，因此与他见面的机会不多。但逢节假日，我一定去看望他。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站着接受批判；作为他欣赏的学生，“反动学术权威苗子”的我，自然难逃厄运，因研究生的苦读经历，竟把我划入“白专道路”的类型，不断接受工农兵“脱胎换骨”的再教育。

1982年8月，学校派我到美国加州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进修，行前向病中的袁老师告别。他为我能去美国进修非常高兴和激动，鼓励我好好进修，相信我会学有所得，并谈起他在美国留学时到餐馆打工的趣闻。到美国后，我立即给他写信；1983年初，学校告我已被评为副教授，我又给他写信，但未接到回信。1983年9月回国后翌日，去看望袁老师，袁师母悲痛地告诉我，我出国不久，袁老师病情加重，1983年4月病逝。望着他的遗照，我久久说不出话来……袁师母告我，丧事从简，而且袁老师生前一再说，他从不参加别人的葬礼，免得大家悲伤；他也不希望别人给他送行。我记起向他告别前，他确说过此话，我的心情才平静了一些。恩师虽故去，但他的形象和教诲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助我教学法改革的老师

——史道源副教授

我于1964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在国际贸易教研室从事国际贸易的教学。我听说金融教研室主任史道源副教授课讲得好,在他的身体力行下,整个教研室的老师课都讲得活,富有启发性。我一直想去观摩、学习。但留校不久,我就参加“四清”工作团,到山西“四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从“四清”前线回到学校,学校停课闹革命,当然没有机会去观摩史先生的讲课。1971年外贸学院复校,1975年7月外贸系组成由我负责的教学小组,到河北省秦皇岛市为河北培训外贸干部。史老师参加了这个小组的教学活动,使我有幸去观摩他的教学。他讲课不带讲稿,条理清楚,逻辑性强,富有启发性,语言也很准确得体。我们同住在秦皇岛海员俱乐部东边一个小院子里的简陋平房内,我怕打搅他的讲课,一直处于想向他请教但又不敢向他请教的困境。他课讲完,第二天要回北京。机不可失,晚饭后,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蚊子太多,9时多回到住屋关灯说话。我直截了当地向他请教教学法,他一听,沉默了一会,带着惊异而又欣喜的口气说,向他请教教学法,这还是第一次碰到,看来我在这方面在用心思,很好。他就告诉我他讲课中的磨练,经验教训,我不

时插话，越聊越起劲，睡意全消，一直聊到午夜后一点多钟。史先生忠告我，说是说，更重要的是练，实践出真知，不要怕失败。交谈结束后，我赶紧把他的教学经验归纳出几条，默记心中，以供实践。第一，要吃透讲课的内容，理出课程内容的内在联系。第二，在吃透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写出讲稿，可以打乱原内容体系。第三，讲课不要念讲稿，要离开讲稿，为保证体系清楚，可写个提纲作为讲课参考。第四，讲课以前，要静下心来“入境”，在脑子里把讲课内容大纲过一下。第五，在讲授时，一定要脱开讲稿，面向同学，注意同学眼神变化。第六，根据同学眼神变化，调整讲课进度，当大多数同学眼睛从暗变亮时，可以讲下去；当大多数同学眼睛不变亮时，要换个方式讲。第七，讲课要冷静，不要油腔滑调，要在推理上下工夫。第八，下课前，要对讲授内容概括总结，提出下一讲的内容。第九，初期上课要多总结，摸索一些讲课规律。后来，我照史先生讲课经验去做，果然有效，又结合我本身的情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讲课风格，在教学方法上不断创新。为我后来创建国际贸易课大班讨论法和研究生思辨式教学法奠定了基础。

令我痛心的是，史先生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遇难。史先生家住邮电学院，在地震发生时，他和爱人向楼外跑，被从楼顶烟囱上掉下的砖头砸中头